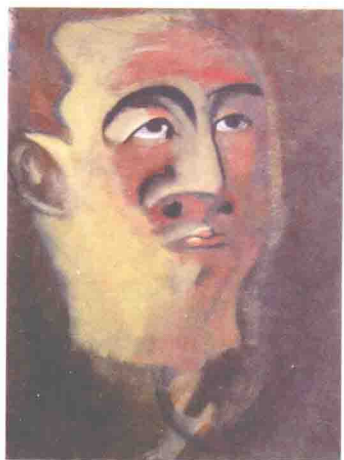




潮湿的火焰

The moist flame

金 瓿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潮湿的火焰

金 瓯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湿的火焰 / 金瓯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25-1121-5

I. ①潮… II. ①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365号

潮湿的火焰

金 瓯 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赵维娟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00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121-5/I · 38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条鱼的战争	/ 1
零度体温	/ 15
潮湿的火焰	/ 37
狗下午	/ 49
大熊猫的两个愿望	/ 62
1982年的钻戒	/ 93
小花猫	/ 112
爷爷和冲锋号	/ 121
属于我们的冠军	/ 135
疯狂的肚子	/ 169
后诗人史	/ 218
补墙记	/ 227

一条鱼的战争

六点零九分

六点零九分，李红征到了三民巷的早市。他提了一个菜篮，是苏红半个月前当工艺品买回来的，买回来后才发现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放置，于是就放到了厨房，于是李红征就理所当然地把它当作了买菜的工具。

直到前天，李红征才把各种做饭的家什配齐，原因是前天上午他巡视厨房时感悟到，想吃到自己做出的饭，仅有微波炉、电饭锅、吸油烟机等东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饭碗、菜碟、竹筷等不入流的东西。中午时他去置办了一些，回来后又有了新的发现：虽然他们已有了很多瓶价值在百元左右的芬芳化合物，却没有一瓶香油，也没有只值一块五毛钱的一罐盐，或者九毛五一袋的味精，或者河南人搞出的十三香调和面之类的更难以入流的东西。

晚饭时苏红的父亲送来了一袋米，这样就大致差不多了。其实他们还有一袋朋友送的泰国米，但人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只能送人不能吃的东西，所以李红征帮着苏红的父亲把米从自行车后架上取下来拎上楼，直至放到一个他们都愿意用它来放米的柜子里。俩人拍

了拍手，出了口气，觉得自己或是他们的小日子总算是过起来了。

晚上，又是例行公事，不过俩人都闷闷的，事后照例又是苏红收拾。李红征躺在床上，听着她啪嗒啪嗒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走进了卫生间，一会儿走上了阳台，往返数次。他很想睡着，又情不自禁地听着她的声音。实际上他非常想跟着她，看着她做各种无聊事，他很想看她洗脚的样子，但他一直没有动，只是听着。她走进厨房了，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直奔米柜而去，又停了一会儿，柜子被打开了，她从里面拉出了一件东西。

这时候李红征有点迷糊，好像床头有个人正在抻他脑袋里管瞌睡的那个拉线开关，已经抻得很紧了，只要再使点劲儿，“啪嗒”一下，他就睡着了，可是那个人突然松了手，开关并没有响，而是外门响了一下，苏红出了门。李红征马上惊醒了，他甚至支起了脑袋，听着苏红吭哧吭哧地下了楼。垃圾道被拉开，紧接着“哐”的一声，惊动了整个楼，一件重物带着自身固有的负重感以及与此相符的重低音冲了下去，“轰”的一声巨响，重低音发散，又在每个人的脑袋里慢慢收拢。

李红征坐了起来，只不过停了那么两三秒钟，就又迅速地躺了回去。苏红来到了床边，朝着闭了眼的他看了一会儿，拉开被子睡了。

李红征知道，如果自己不做苏红的丈夫，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就算他的想象力再好上一千倍，也不会知道。他在他俩第二天仍不得不吃两顿由别人出卖的食物时还得顶着一个动不动就想往下耷拉的显得格外沉重的脑袋，因为他俩谁也不愿意去打开那袋泰国米，倒不是因为他们连一顿都无法忍受，而是那意味着他们将必须把它吃完。

终于到了第三天的六点零九分，李红征提着篮子来到了早市。

他在市场上整整溜了两个来回，也没想起来要买什么东西，原因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可以围绕着它来展开的主体，亦即没有那苏红点明要吃的或即便她没有点明但也可能会喜欢吃的东西。正在这个时候，李红征注意到地上有一个鲜红的塑料洗澡盆，那里面吹着许多泡泡，还有个东西跳了一下，他往里一看，是满满的一盆鱼。

那么买鱼。他没有亲手捞，卖鱼的是愿意让每个买鱼的都亲手捞的，但他没有。他走过去，指了指箬篱，又指了指盆儿，那个人跳来跳去，不断地说着“这条？”“这条？”，直到李红征又指了指台秤。其实李红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哪一条，只不过他觉得多折腾几次总不会大错。于是有一条鱼裹着塑料袋躺在了篮子的底部，接下来的事就简单多了，葱、姜、蒜以及一些他吃过的蔬菜，最初的构思既已完成，一切就以常识来决定。

他回来后接了一盆清水，把鱼放了进去，鱼很安静，鱼没法不安静，没有人会认真地认为水盆里的一声响是一种吵闹。他看了一会儿鱼，鱼比刚才小多了，看上去只有指头宽的黑瘦的一络儿。

苏红还没有起床，墙上有一个苏红却精神地醒着，而且打算就这么永远地醒下去。当时为了让这一个苏红永远不过时，李红征想了很多办法，他甚至不让苏红化妆，不让她戴首饰，不让拍到衣服。他对人解释说，化妆是永远的，而化妆的方式不是；首饰和衣服是永远的，而款式和质地不是。有谁能拒绝这样一份精心和细致呢？苏红连一个别扭的眼神都没给他，就听从了他的安排。但也不全是这样的，留住现在也很重要，卧室的那张就完全设计成世俗类型的，按他的话说，世俗的才可能是幸福的。

卧室的门关着，李红征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慢慢地坐下，沙发本能地响了一声，还好，他终于坐踏实了。茶几上放着一盒烟，

烟旁边放着打火机，李红征抱着胳膊入神地看着它们，窗帘还没有拉开，屋里暗暗的，一切都是这么地不分明，而一切又是这么地安详。厨房里的鱼又响了一声，他抬头看了看挂钟，只有七点一刻，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叫苏红起床了。

他点了一支烟，吸一支烟正好是十分钟。

十五点三十分

十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李红征正看了一眼表，他很夸张地伸开双臂，伸了个懒腰，在伸的同时靠在椅子背上，闭了一会儿眼，寻思着自己是不是该干点什么。如果说以前他还不知道苏红到底能跟他待多长时间，那么昨晚上他就知道了。顶多两年，也许只有一年，但也有可能是半年，三个月，谁知道呢？他离开了皮椅子，给钢笔套上帽儿，扔到了纸上，要是他不去动它，钢笔很可能到死都会待在那儿，钢笔有什么办法？钢笔只好就这么待着。

他走出书房，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卧室门口，用手背顶开卧室的门，就站在那儿，把卧室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往前走了几步，又看了一遍。苏红把床收拾得很齐整，看上去很难相信昨晚有人在上面睡过，他走到床前，背着手，眼睛盯着床单的花纹，渐渐地眼睛花了起来，一种接近赭石的蝴蝶老想挤入到青紫的鸢尾里去，一次次地接近，一次次地被推开。厨房里突然一阵泼刺刺的水声，蝴蝶和鸢尾又重新清晰起来，被固定好了。

他看到蝴蝶的失败，感到很失望，就离开了卧室，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没有窗户，他的手仍然背着，于是就用头去顶那个开关，那是他当初亲手挑选的，每个开关上都印有红黑两色的商

标，非常贵。他的头在开关上蹭来蹭去，很不得劲儿，原因是头很不适应这种动作方式，头是喜欢坐而论道的，属于上层建筑，所以头在干这种事的时候显出笨拙来是毫不奇怪的。开关最终还是被打开了，他没有听见开关打开的声音，只觉得眼前一亮，一开始他什么也没有看清，但紧接着他就看见了毛巾，一红一蓝两条，像是直接从商店里照原样搬回来的两件样品，然后是苏红贴身的几件小东西，全是白色的。她喜欢白色，还是她只穿白色，还是她只能接受白色？这是他从心底里觉得不便插手的几件事之一。

时间还很长，天底下没有几件真值得着急去办的事，他随手关上了灯，那些东西以及那些东西所表现的内容以及那些东西所散发的气味就又重新隐匿了起来。他打算去看看那条鱼，看看它的命运到底如何，看它来到他的家里是否能对这整个的气氛造成变化，造成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它自己的变化。虽然它是要死的，可这每一刻的变化都非常细微和精妙，看它究竟是如何体会的，有没有准备好。

他站在水盆前，显然，鱼并没有准备好。鱼没有接受自己的命运，它还在呼吸，不停地呼吸，搅动，试图让更多的氧气溶入水中。鱼在争取着每一分钟。李红征抱起胳膊，叹了一口气。

这是一条鲤鱼。李红征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想给它起个名字，可随即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人不能爱一个自己准备杀掉的东西，不论它到底表现得有多好。他回到书房，挑了两张报纸，结果发现其中一张的二版和三版他还没有看过。那是一张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发行的报纸，那个地方的人想问题的方式和这里的人是不同的，比如他们从来就想不起来要不要给一条鱼取名字。

他把报纸展开，铺到了灶台上，并把他还未完的那一面铺在了最上面，然后，他必须找到一件工具，给鱼蜕皮。不知鱼自

己会不会蜕皮，在湖底，在池塘的底下，是不是积着厚厚的一层鱼鳞？应该不会，要是那样的话，人就该在鱼蜕皮的季节里打捞它们了，鱼是不会给人类提供这种方便的。按照这种逻辑，猪永远不会全长瘦肉，羊永远会膻气，牛肉永远都是难煮的。它们的反抗是长期的，是永恒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好像它们之所以反抗并不是非要改变什么，而是仅仅让反抗这种形式存在下去，在道理上给自己一个说法。这种反抗是做给上帝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

李红征首先想到了剪刀，因为在原来的家里，洗鱼都是用剪刀的，一把粗糙的黑铁大剪刀。可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家的那把剪刀，那是苏红看着漂亮才买得，买的时候他俩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要它做什么，但是显然，它绝对不能用来洗鱼。他把工具箱拉了出来，那里面没有洗鱼的工具，连把折掉的锯条都没有，只有一大一小两把螺丝刀和一把掐线钳，那都是在装修房间时买回来的。还有什么？他把工具箱推了回去，想到了铅笔刀，可他那把铅笔刀是塑料把的，不知合不合用。他又重新回到书房，拉开抽屉，拿出了铅笔刀。他准备牺牲这把铅笔刀了，因为他不能肯定洗过鱼之后他还会用它来削铅笔。

鱼又换了一个位置，现在头冲着东南方向，它还在不紧不慢地呼吸。李红征拿不定主意是现在就把它捞出来还是再过上几分钟再捞，虽然这两种做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真正实施起来头一种仿佛更困难一些。李红征的双手扶在盆沿上，眼睛盯着鱼，盼望鱼能给他一个理由让他把它果断地捞出来，鱼仍在静静地呼吸，它甚至连鳍也不随便摇一下，水泡也不吐出一个。他用手指弹了一下盆沿，发出了很清脆的一声，一道细小的水纹向旁边荡了开去，但这条该死的鱼一点反应都没有，它企图以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蒙

混过关。李红征的手伸进了盆里，一把把它捞了上来。

鱼的嘴张开了，好像它要试一试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呼吸。它的嘴张了好几下，腮也鼓了起来，李红征的食指探进了它的嘴，拇指扣住了他的鳃，它的整个身子亮在了右边，李红征拿起了铅笔刀，准备先从尾部开始，刀子还没接触到鱼身上，也就是还差那么一丁点儿，那条鱼突然打了个倒立，把那把刀子躲开了。李红征觉得很有趣，左手用力把它放平，干脆就拿刀子压住它的尾巴，在上面刮了起来。

鱼鳞乱迸。既然他采取了这种不讲究方式的办法，鱼也就放开了性子，它随心所欲地在李红征手中挣扎，忘乎所以，尽情任性。首先，旁边搁着的一个不锈钢空盆让它一尾巴敲到地下去了，那个盆儿带着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响声一路前进，最终停在了碗柜的下面，李红征一手按着那条仍然不停地拍打报纸不停地左右摆动的鱼，一手捏着铅笔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在他的生活习惯里，掉到地上的东西是一定要马上捡起来的，他无法忍受那种不管不顾的做法。于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那个盆儿，好像要取得它一定程度的谅解，可那个盆儿一动也不动，没有表现出任何宽宏大量，所以李红征又看了一会儿，决定把鱼放回到它原来待的那个盆里，自己去捡地上的那个盆儿。

鱼一到水里马上就在里面游了一圈儿，然后停在中央，一动不动。水还在晃动，它尾巴的那一片皮有些发毛，有些灰暗，同它挺拔的身材很不相称。李红征回身捡起了盆儿，四下里看了看，拉开了一扇柜门把它放了进去，就又回来看那条鱼。

鱼很镇定，它偶尔会动一下尾巴，李红征猜想那一定是因为它感到了疼痛，一个待在水里的家伙感到的疼痛是什么样的呢？火辣

辣的？它又不是海鱼，海鱼也许会有什么火辣辣的感觉。钻心的？揪心的？也许它并不是太为此伤心，它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恐惧大过难过，它有什么理由感到难过呢？还有……李红征突然发现自己对表现疼痛的词语知之甚少。

有没有一种，因为是待在凉水里，所以会是一片清凉的疼呢？清凉会不会疼？那只能是清凉油蛰的。李红征笑了一下。也许水里的感觉就是恍惚，因此一切都是迟钝的，也许水里压根没有任何痛苦。

十六点四十九分

李红征重新把那条鱼捞了出来，这次他没有立即开始刮鳞，而是动手摘除鱼的呼吸器官，因为他想要它快点死。他的食指顺着鱼鳃挖了进去，鲜红的鱼血沿着腮帮子流了出来，流在了报纸上，他的手也变得黏糊糊的了，很不舒服。他把拇指也挤了进去，看来不把它的鳃盖撑破是不可能的了，鱼的腮盖一直裂到了嘴边他才算把里面的鳃叶捏结实了，然后他就用力往外扯。更多的鲜血流了出来，不仅是手指，连他的掌心处现在都粘上了那种只要一粘上就立马想要变干结成皮的鱼血，而且这种东西好像很不甘心就这么完蛋，它会想点办法渗透进别人的肌肤，看上去它也正想这么干。李红征觉得他的手指都被鱼血收紧了。

鱼的嘴极度张大，不知是因为疼还是因为鳃盖被掀。李红征认为它已经完蛋了，他把它翻了个儿，又动手掏它的另一边鳃叶。上一次掏出的鳃叶就堆在它的头旁，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看看这些它一辈子最多只能看见一次的东西，有很多鱼甚至一次都没见着就死了，真说不上它们的运气是糟还是好。鱼的这一边鳃盖也同样裂到

了嘴边，但这一次李红征干得不好，他没有完整地一次性地将鳃叶取出来，而是把它扯碎了，所以他不得不耐心地像给死鸡拔毛似的一点儿一点儿揪。

鱼突然就蹦了起来。

这一蹦的力量之大，一下子直接蹦到李红征的脸上去了。李红征只觉得手里突然空了，眼睛一花，“啪”的一声，好像有人抽了自己一个嘴巴。他向后退去，撞在后面的玻璃门上，总算那块厚玻璃还有足够的韧性支撑他，微微地一陷，又弹回了原状。

李红征站在那里，举着仅在手指尖处还有些鲜红而其他部位已经变得有些像粘上了铁锈的双手，看着那条鱼以一个标准的三级跳远翻滚到碗柜底下的黑暗中去了。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的三个看上去不很明显的落点则成爆炸状地溅着血迹，那血迹也并不因此而显得触目惊心，更像是油，除非仔细辨别，否则很难发现它实际上隐隐地泛着黝黝的红光。

李红征为自己被吓了一大跳而感到愤怒。这条鱼有什么理由不老实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它想干吗？李红征跑了过去，用手在碗柜底下掏了起来。每次他的手要够到它或已经摸着它的时候，它都会跳开或滑到一边。李红征不得不跪了下来，身子贴在地面上，更深入地掏摸，但是鱼并不理会他是否因为采取这样的姿势而倍感难受或难为情，仍然执着于不被他逮着。

于是李红征更气愤了，他跳了起来，取来了那柄一次都有没用过的更像一把长柄扇的笤帚，要把它扫出来。他看准了以后使劲一拨拉，鱼出来了。

鱼出来的时候，弓着身子，好像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正在入场。它在场地中央打了几个旋儿，然后一个侧滑撞到了墙上，并在

白墙上留下了记号，再滑回来，又打了两个旋儿，待李红征跑过来要抓它的时候，它则飞快地滑到了米柜的底下，又他娘的不见了。

李红征感到自己的鼻孔里喷出了两道一米多长、小孩胳膊那么粗的白气，好像他是一匹在大雪天里过度兴奋的马。他恨不得咆哮起来，一阵狂奔，然后用高高扬起的两只前蹄狠狠地踩下去，把鱼踏成烂泥。

但他却只能站在原地发抖，因为他并不是一匹马，一匹马不可能在被气得发疯的同时拄着一柄笤帚而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他已经有点不愿意去搭理那条鱼了，他很希望鱼会自己跑掉，离开这所房子，最好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他没想到，这个世界指派出的第一个跟他捣蛋的动物，居然是一条鱼，如果是一只苍蝇、一只蚊子，那他还可以接受，而鱼是个什么东西，鱼为什么能给他制造麻烦，鱼要是也加入了麻烦制造者的行列，那还能有什么是不麻烦的？他往前走了两步，低下身子搜索米柜的底下，笤帚从手里掉了下去，他捡了起来，可是笤帚好像不太愿意在他手里多待，又掉了下去。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笤帚身上，笤帚躺在地上，一副无赖的样子，木色的长柄上有一个血手握过的痕迹，好像刚从绞架上解下来的一个什么家伙的脖子。他觉得厌恶至极。除了铅笔刀，又多了一件必须扔掉的东西，真不知道每天要扔掉多少东西才算合理。

鱼敲了一下柜底，紧接着又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好像一个生疏的鼓手在军鼓上奏出的三连音。然后它登场了，黑暗的米柜底下的确令人气闷，它一路滑行，身子底下拖出一道不规则的暗红的行迹，那副样子绝不像是个要逃命的家伙，而是一个受了伤却拼命想要站起来重新开仗的勇敢的接近于蛮不讲理的小个子大兵。它在地上蹦来蹦去，每一次都很失败地以从原地滑开告终，它也会

停止那么一小会儿，好像纳闷自己为什么总站不起来，不过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就马上又折腾起来，身子扭来扭去，好像与之作战的并不全是敌人或因疼痛而产生的急躁情绪，还有对自己身体的笨拙、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恨。李红征猛地蹲了下去，把它按在了地上，它的头和尾同时往上翘，如果有手有口的话，它一定会用手推开李红征的手，并厌恶地说：“滚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讨厌了。

它再一次地回到了刀俎之间。

这一次李红征马上动手，他放弃了小刀，直接用右手拇指的指甲去推那些鱼鳞。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鱼再也不可能乱说乱动了，它被两只强有力的手固定得很好。鱼鳞一层层被推掉，大部分都老老实实在手指的附近，但仍有零星的个别捣乱分子会进出来，粘到衣服上、墙上、李红征的胳膊上和脸上，而且一旦粘上，就再也没有掉下来的打算，好像这些鱼鳞在迫不及待寻找一个可以嫁接上去的母本，而这种迫不及待已使它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李红征被鱼鳞附着的那部分皮肤给他发来了紧急求援信号，引得浑身都不舒服，但他还是强忍着将鱼左边所有的鳞都推得干干净净。在收拾肚皮附近的小白鳞时他试着放开手用小刀去刮，结果鱼也没有做出反抗，也许事情已经开始向顺利的方向转变了。李红征将鱼翻了过来，按着既定方针开始推鱼的这一面。

洗完鱼后应该好好地擦一擦地，还有墙，还有下一回买鱼的时候最好让卖鱼的把鱼洗好，或者干脆试一试告别吃鱼的生涯，或者到饭馆里去吃，到那些与鱼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的人家的餐厅里去吃。苏红好像不愿意回父母家吃饭，她现在在干吗？还是坐在那张差不多有一吨重的办公桌前，面对一本书，一杯白开水，偶尔看一

眼窗外，虽然那儿只有一棵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的树。她对四周各种嘈杂充耳不闻，以至连她的科长来给她布置工作时都尽量显得小心翼翼，好像他在为自己的打扰感到不好意思。她仰起脸，她会想些什么？她为什么要那么干？

等李红征低下头的时候，鱼已经没了。他右手的大拇指上沾满了黏糊糊的灰色鱼鳞，鱼躺过的湿印子还在，小刀也在，旁边乱七八糟散落着的被扒出来的鱼鳃也在，但鱼没了。他向四下打量，鱼不在地上，他也没有听见鱼的任何动静，他跪下来向柜子底下望去，鱼不在那儿。鱼不在水池，不在盆里，他掀起锅盖，鱼也不在锅里，他又退后两步，又退后两步，他站到了厨房的门口，竖起耳朵，屏住呼吸，转动脑袋，静静地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还是没有。于是他轻轻地吹起了口哨，“咕咕”“咕咕”，是那种引鸟的调子，他不知道这是否对鱼管用，他只不过是是什么方法都想试一试，边吹边听。鱼还是不出来。

“快出来。”他说，声音很小，后来他发现既然已经动用了声音，不妨把音量放大一些。

“出来！”他喊，“你在哪儿？”他开始走来走去，跺脚，踢踢柜门，踢开笤帚，又趴下去看柜子下面，仔细地来回搜索。没有。他就着这个姿势，垂着头想了一会儿，发现手上的鱼鳞已经糊到地板上去了，于是他站了起来，到水池边上洗手。“哗啦啦，哗啦啦”，也许水声可以把它引出来。他洗净了手，开始调整水龙头，反复校听哪一种水声会对鱼的诱惑最大，并最终固定在那个频道上，自己退到门口的小板凳那儿，坐了下来等着。

水哗啦啦地流着，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搞死它吃它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个该死的家伙找出来，绝对不能让它随随便便

地待在这个家里的哪个它愿意待的地方，以便日后能自由自在地散发臭气，嘲弄他的生活。李红征发现，直到这个时刻自己才开始真正地严肃认真地思考问题，他不仅在思考，而且随时准备为了这思考去行动。以前的思考是假思考，是小玩儿闹，是想着玩儿的，是大脑体操，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属于不解决问题的胡思乱想。他倾听着水的声音，站在鱼的立场上想象，鱼会对这种动静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附近有一条小溪还是一条小瀑布？也许这条鱼这辈子压根也没听说过小溪还是小瀑布。他站起来，走过去把水龙头关上了。

他觉得有些渴，他的茶杯放在书房的桌子上，是一杯上好的碧螺春，那种真正的虽然已经死去但却仍然保持住春天的嫩绿。中国人真是厉害。他向书房走去，刚跨过厨房的门就发现一条只有蹦蹦跳跳的鱼才会留下的踪迹，就像是一个弯弯曲曲的省略号似的把他引到了卧室，看样子它仔细地参观了这里，考查了他俩的新婚生活是否美满，然后一蹦子跳进了那株巴西立木的花盆里，而且就在那里躺下，睡着了。

十七点一刻

他把它像拎一只鞋一样拎回了厨房，走得很坚决，也很冷静。厨房就像是一个谋杀现场，一片狼藉。他把鱼扔进了水盆，洗干净，然后不管它到底愿不愿意，就捞了出来，放在报纸上，刮剩下的鱼鳞。

看样子它已经放弃抵抗了，他的身上起了变化，这一点很明显，连它也感觉到了。现在什么都阻止不了李红征洗这条鱼，他刮